

摘译



· 外国文艺 · 内部资料 ·

3

1975 · ZHAI YI ·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3期(总第14期) *f*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7,000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483 定价: 0.62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在钱能通神的世界里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二	薛 毅 (1)
处境(两幕喜剧)	(8)
万卡·普罗斯库林(中篇小说·节译)	(76)
罕见的事情(小品文)	(204)
苏修文艺动态(四则)	(208)

在钱能通神的世界里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二

薛毅

金钱是有形的上帝，这是生活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莎士比亚经过观察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到了没落垂死的阶段时，当然就更是如此。从本期《摘译》上选载的《万卡·普罗斯库林》和《处境》这两篇东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形的上帝在今日苏联也同样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

是什么打发万卡千里迢迢来到冰天雪地的堪察加的？是金钱！因为这儿“一年能攒四万卢布”。是什么使达玛拉回到丈夫维克多身边的？也是金钱！万卡听说能挣四万卢布时，曾兴奋地憧憬过：“啊！有了这笔钱，还有什么不能买呢？！可以买大衣，买皮鞋，当然还要买家具，弹簧沙发，衣柜，五斗橱。”还有“房子”、“板棚”、“帐子”和“精细的碗碟”。唔，对了，有了钱，“讨个老婆也可以了”。其实又何用去“讨”，维克多有了四千卢布，对象就自动送上门来了。在今日苏联的社会里，钱就是一切，有钱就有一切。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金钱在那里打转的。

钱，决定了家庭关系。万卡为了满足妻子齐娜对金钱的追求，什么活儿都干。装运货物“付双倍的工钱”，他就干装运；加工鲱鱼“能挣到三倍的工钱”，他就加工鲱鱼。为了赚大钱，他还差点冻死在冻土带。在齐娜眼里，万卡哪里还是一个活生生的

丈夫，只不过是一堆纸币和角子，或者说是一棵摇钱树。达玛拉对维克多也是如此。有了钱就笑脸相迎，似乎亲热得不得了，没有钱则怒目眈眈，赶紧收拾自己的小皮箱，以离婚相要挟。这使人想起《红与黑》里于连临刑前与父亲的谈话。那个老木匠无情地数落、责骂儿子，但是当于连忽然叫出“我存得有钱”时，一句话立即“改变了老人的颜色和于连的地位”。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金钱的神通就是这样的广大。

钱，还制约了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克多将要得到四千卢布，“拆白党”的人就活跃起来。工长伊格纳特为了从中取得一千卢布，就称赞维克多“真是聪明的小伙子”，“象黄金一样珍贵”。但一旦一千卢布拿不到，他就立即翻脸不认人，煽动全车间工人每人从维克多的奖金中分十个卢布；同时又宣扬说，维克多不肯分给大家。以致一些人不再理睬他。维克多和传达室的西玛大婶打招呼，但西玛大婶“好象没听到，也没看见似的，一头钻进办公桌的抽屉找东西去了”。这是为什么？为了十个卢布！一些人为了这笔奖金闹得不亦乐乎：吵嘴，打架，哭呀闹的，无奇不有，丑态百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的那样，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在一个号称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万卡·普罗斯库林》和《处境》的作者是这么解释的：人们爱钱，“贪得无厌”哪。你看，万卡、齐娜、达玛拉，不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人吗？诚然，爱钱如命、贪得无厌的人是有的。伊格纳特、格纳季之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都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把金钱当作生命的第一需要，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他们的观念里，人不为钱也是要天诛地

灭的。但是，如果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万卡和齐娜，那就是一种恶意的歪曲了。从现象上看，万卡和齐娜的确也是爱钱如命的。齐娜为了挣三倍的工钱，竟怀着孕去干装箱的活。“箱子都是六十公斤的，一个班时间，她们得搬多少箱啊！”简直把钱看得比命还要紧。可是这与伊格纳特和格纳季之流的拚命捞钱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在万卡和齐娜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唯一的一只椅子”外，“什么也没有”，他们还“背了一身债”，因此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商品出卖。什么地方劳动力的价格高就往什么地方去，什么样的活得钱多就干什么样的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偿还债务，并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是资本压迫的必然结果，是今日苏联劳动力已成为商品的严酷现实。

当然，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是不愿承认这一点的。他们的官方文书上都还一本正经地写着：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他们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万卡获得优厚的报酬，不是因为他出死力干活吗？维克多获得四千卢布的奖金，不是因为他有了发明创造吗？但是，格纳季从来不劳动，他却占有了农庄的一切。“鱼子也好，直升飞机也好，汽艇也好，别的什么东西也好”，他“都能支配”，这难道是“按劳分配”？伊格纳特什么也没干，但他却要从维克多那儿取走一千卢布，这难道是“按劳分配”？捕鱼船在海上多捕了鱼而得到了奖金，对捕鱼毫无贡献的养禽场或奶牛场的主任也都伸手捞取奖金，这难道也是“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能实行。今天，“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苏联早已只剩下了一个外壳，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在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是什么缘故使格纳季能占有农庄的一切？因为他是“农庄主席”。伊格纳特为什么能理直气壮地向维克多索取一千卢布？因为他是“工长”。养禽场或奶牛场

的主任们凭什么理由要得捕鱼奖金？因为他们是“主任”。马克思说过：“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格纳季、伊格纳特和广大工人的分配是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悬殊，就是因为象格纳季这样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分子，凭借窃取的政治权力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广大工人象万卡、维克多、齐娜则沦为替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万卡和齐娜拚着性命去换来的工资，比起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所得来，那真是天壤之别，但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这样进行分配，乃是“天经地义的”“规矩”。

格纳季们占有了生产资料，但光靠生产资料是不能产生金钱的，而且它们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只有当活劳动抓住它们时，它们才能不断地增殖，产生更多的交换价值，才能给格纳季们带来巨额利润。因此，格纳季们必须象购买原料那样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劳动力买卖的市场。格纳季的前任、农庄主席瓦西利口袋里有的是钱，他还有渔轮等各种生产资料和原料，但他缺少劳动力。没有劳动力，海里的鲱鱼不会跳到大木桶里；一根根圆木，也不会变成房子和各种家具。而万卡和米什卡呢，除了劳动力，他们是一无所有的。家里房子要修理，妹妹的旧大衣也小得不能穿了，万卡急于要把自己的劳动力换成金钱来养家活口，而且他也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不是奴隶，不归奴隶主所有；他也不是农奴，没有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今天的苏联法律，保证了万卡、米什卡和那位农庄主席“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买者，一个是卖者”。瓦西利再三地打量着万卡，“仿佛看出万卡不仅会造

房子和板棚，只要有工具和材料的话，也会做衣柜和五斗橱；仿佛看出，万卡年纪二十二岁，虽然身材不出众，如果需要的话，他却可以扭断公牛的头颈。”于是，瓦西利满意了，他漫不经心地扔了几张钞票给万卡和米什卡，算是预支吧，接着就要他们跟着自己走。他的态度始终是“安详”的，而万卡和米什卡却又“犹豫”又紧张。在谈买卖时，米什卡是“喃喃地说”，万卡则干脆“转过脸去”。这段情节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劳动力买卖的一段描述是何等的相似：“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万卡确实沦落到了只好让人鞣自己的皮的地步。在堪察加，平时“几乎吃的都是干瘪的土豆”，而干活时，“只要你稍微打个盹儿，耳边就会响起萨沙大叔的嘶哑声，就会来拖曳你的鞭子”。

万卡在自己的家乡干活时，一天只能得到二百克粮食，而在堪察加，一年可以挣四万卢布。天真的人们可能会说他的收入不是增加了吗？但这不能说明万卡受剥削的程度减轻了，更不能证明在堪察加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现象，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平均利润率理论才能说明。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当社会上某地区或某部门的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时，“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在堪察加，“从水里打上了鱼——就是纯收入，跟制造各种机器的工厂不一样”，而购买来的渔轮，“在一年里就要捞回本钱”。“钱啊，钱就在眼前放着”。这儿的利润率这样高，于是资本就从其他部门转移到这儿来了。但在冰天雪地的堪察加，劳动力是十分匮乏的。劳动力既然是可以

买卖的商品，那它当然也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当供不应求时，它的市场价格就会提高，这就是万卡在堪察加一年能挣到四万卢布的原因。但是，由于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转移到堪察加，堪察加的利润率也就趋向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格纳季时常威胁工人说：“我那里有一桌子的信，都是要求进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了，它的价格就开始下跌了。集体农庄的头头们曾讨论过用招季节工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的价格，“渔汛过去，算清账就了事。一床被褥，两条床单——不需要更多的开支。那样，我们可以不买两条渔轮，而是五条。”因此，尽管万卡的收入比在家乡多了点，但这并不改变他受雇佣、被剥削的实质，“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问题很清楚，不是齐娜、达玛拉，更不是万卡、维克多，而是格纳季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苏联社会中一切邪恶的根源。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迫使千千万万个象万卡、维克多、齐娜这样的工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他们攫取了大量金钱，但是在钱能通神的世界里，他们并不是金钱的主人，相反却被金钱牵着鼻子走。“主要的是钱，钱才能说明问题”，这是格纳季的口头禅。他为什么要从内地来到堪察加，是因为这儿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是为了赚大钱！格纳季与伊格纳特都是十分可恶的坏蛋，但与他们的主子勃列日涅夫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呢。

《万卡·普罗斯库林》和《处境》的作者回避了金钱之所以神通如此广大的社会阶级根源，仿佛是齐娜、达玛拉把一切弄糟了。其实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才是造成一切罪恶的罪魁祸首。他们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了钱能通神的世界。但是，既然他们在苏

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支配。正象一个巫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那样，他们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钱能通神，但它所“通”的不是财神，也不是爱神，而是死神。所谓“利别尔曼建议”，所谓“新经济体制”，不过是在死神来临之前喝的一盅还魂汤。尽管勃列日涅夫们有大量从工人身上榨取得来的金钱，但金钱再多也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勃列日涅夫们走向地狱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万卡、齐娜这样的苏联工农群众一定能在革命中觉醒过来，摆脱金钱的羁绊。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也终将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或者遵照列宁的吩咐，在一些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以便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钱能通神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工农大众曾经遭受过怎样的苦难。

处 境

(两幕喜剧)

作者: 维·罗佐夫

载苏修《戏剧》杂志 1973 年第 5 期

人 物 表

毕拉盖雅·费拉德芙娜·列西柯娃——六十岁左右

维克多——毕拉盖雅的儿子,二十七岁

达玛拉——维克多的妻子,十九岁

安东·格巴林——维克多的朋友,二十九岁

诺娜——安东的妻子,二十五岁

米沙——安东的儿子,七岁

伊格纳特·华西里耶维奇·卡申——工长,六十岁

埃杜阿尔特·福米奇·扎赛金——厂工会委员,四十多岁

丽琪娅、伽丽娜、齐娜伊达——青年女工

菲里普——齐娜伊达的丈夫

第 一 幕

[列西柯夫家的一个房间。从陈设可以看出,房子是不久前分到的。这是有两个房间的套间,而以前列西柯夫家只住一个单间。他们把原来单间用的家具什物安放在这两间房间、厨房和走廊里。东西显得很少。毕拉盖雅·费拉德芙娜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但很结实,只是背有点

儿驼。她正在往墙上挂一张装在镜框里的证书。过会儿就可以清楚，这是她儿子维克多的发明证书，或者，按照以前的说法，那就是发明专利特许证。维克多也在房间里。他坐在桌旁，正考虑什么问题。

毕拉盖雅 你怎么啦，维坚克？

维克多 怎么啦？

毕拉盖雅 你想得入迷了……

维克多 你这是干啥，妈妈，老是问个没完：怎么啦？怎样啊？干吗？我搔搔痒，你也要问：干吗搔痒？

毕拉盖雅 那又怎么啦？你搔痒，这就是说，也许该洗澡啦。

维克多 昨天我刚洗了淋浴。

毕拉盖雅 那你干吗还要搔呢？

〔间歇。〕

真是，我怪可怜你的！

维克多 你用不着可怜。

毕拉盖雅 可是我看见了。

维克多 那你别看嘛。（维克多走到窗边，望着街上）

〔间歇。〕

毕拉盖雅 瞧，往窗外看什么？

维克多 看就是看呗！喏，我再看一次！街上有人在走。雨停了。售货亭里在卖什么，排成了长队。一辆平板车开来了。

毕拉盖雅 就是看不到她。

维克多 是啊，就是看不到她！

毕拉盖雅 那你就说：我在找达玛尔卡。

维克多 是的，是在找。我找她，等得挺心焦呢！

毕拉盖雅 她要是知道了四千卢布的事，一定会跑着回来的。

维克多 不会跑来的。

毕拉盖雅 奔得才快呢!

维克多 不见得会奔。

毕拉盖雅 不跑也不奔,那就飞回来,连螺旋桨也用不着。

维克多 那你等着吧!

毕拉盖雅 我是等着。这是个美人儿哩,心都等焦了。真想念她呐。可不是,整整三天没看见,今天已经第四天了……你还真让她回来?

[维克多默不作声。

要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

维克多 你的评价变得真快!……达玛拉契卡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你认为谁家的妻子都不如她。对所有的人都要谈达玛拉契卡,唠叨得人人都心烦:她这样好,那样好!可现在,简直找不到比她更讨厌的人了。

毕拉盖雅 既然她走了,怎么会是好东西!她在你身边——她是个好女人;她走了——那就是说明不是个好东西。这道理挺简单。

维克多 我对你说清楚:要是她回来,我会感到高兴的,请你注意。

毕拉盖雅 你让她回来?!

维克多 还要请她原谅。

毕拉盖雅 你请她原谅?!

维克多 是这样。

毕拉盖雅 真有意思!这到底为什么?

维克多 因为我让她生气了。

毕拉盖雅 你让她生气了?

维克多 是的。

毕拉盖雅 你倒说说,你究竟怎么让她生气了?

维克多 既然她走了,这就说明我让她生气了。

毕拉盖雅 她在你这儿福享够了,就跑了。我们把她宠得就象放在蜜糖里一样。

维克多 是啊,就这样把她宠得跑掉了。

毕拉盖雅 也许,连我也有错?

维克多 可能是这样。

毕拉盖雅 看来……她真连你的良心也带走了。……我可算是拚着命巴结她的。晚上躺到床上,自个儿也在想:到底干吗要一味奉承她……老是满脸堆着笑?笑得我现在耳朵还发痛呢。难道你能说,我对她不是成天笑嘻嘻的?

维克多 就算是笑嘻嘻……

毕拉盖雅 她常常把肉丸子煎得象煤炭一样黑呼呼的,每次端上桌来时,你以为我不想说她:把你的肉丸子拿去当冰球耍吧!可我忍住了。尽管梗在喉咙里,我却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咽,从来都没吭一声。大概,憋到死都不会说话。除非我从棺材里骂一声:你以为怎么了,你就乖一张嘴!……也许连这一句也不会骂,骂她干啥呢,反正我已经进坟墓了。可你还得跟她过日子!……算了,算了,只要现在报纸上给登出来就好!让这张报纸给她刺一下,她就会象飞一样跑回来了。

[维克多走到桌旁,仔细地看图纸。

你太软弱了,维佳!你爷爷可是厉害哪。你奶奶阿辽娜——我们那个过世的谢苗的妈妈,真是个好人儿。我记得,你爷爷动不动就挥着斧子要砍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无非是她对哪个人看了一下,跟哪个人说了句亲热话。

维克多 那好吧,妈妈,你买把斧子,放在柜子上,达玛拉一来,我就砍掉她的头。

毕拉盖雅 你真是个怪人，维佳，你啊，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价。

维克多 什么身价？

毕拉盖雅 一个人就得知道自己的身价，按自己的身份做事情。

维克多 你好象有了什么新发现。给讲讲吧。

毕拉盖雅 干吗要讲……这个光靠脑袋不行，得凭感觉。

维克多 那你的身价呢？

毕拉盖雅 不管怎么说，身价总是有的。我不要人家抬高我，可要是把我贬低了，那我也不答应。

维克多 总而言之，妈妈，让我们说好。要是达玛拉回来……当然，她不会回来的，你别怕……不过要是回来……一句话，你要顺着她些。

毕拉盖雅（稍停）我就是这样，维佳，活了这么一辈子，就只知道顺着些。对一切都是顺着些，对你也是这样。

维克多 领到了钱，给你买些什么？

毕拉盖雅 我什么也不要……倒是房间里要添点东西。住一个房间的时候，好象一切都够了，可是搬进了这个套间，就感到缺点儿什么来着。

维克多 还得买些礼物。

毕拉盖雅 送给谁？

维克多 所有帮过忙的人。

毕拉盖雅 这是应该的。说不定会轰动半个工厂……怎么客人还不来？

维克多 会来的。

毕拉盖雅 姑娘们马上要自己送上门来了。她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你是个单身汉。你得小心……

维克多 我才不需要你那些姑娘们呢！

毕拉盖雅 我了解你：你不想要的时候，任何人都看不上。可是

一旦看中了，那简直就神魂颠倒，象对达玛尔卡那样。

维克多 达玛拉跟别人不一样。

毕拉盖雅 你十七岁那年，上了那个死丫头妮娜的圈套，还不是我把你拉出来的？

维克多 够啦，妈妈，别扯了。那是十七岁，而现在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毕拉盖雅 本性嘛，一辈子都改变不了。你以为已经把那一套改了，改得可不错了。可只要碰到一件什么事，你瞧吧，还是那个老毛病。

维克多 妈妈，别嚷了，让我干会儿工作。

毕拉盖雅 你又在那里算什么？

维克多 新机床的轴套在高速转动时会烧坏的。

毕拉盖雅 就让速度慢一些得啦。

维克多 那还要新机床干吗？别嚷了……

〔毕拉盖雅·费拉德芙娜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柜子旁，重新摆设上面的东西。〕

别去碰，你动那些东西干啥！

毕拉盖雅 你把她的东西拿走吧，别害自己了。

维克多 妈妈，我说了：别动。

毕拉盖雅 好吧。我擦擦灰尘。（拿起抹布，擦着灰尘）她不在不也挺好，去她的吧。维佳，别理她，另打主意吧。担心什么！瞧，只要把手指这么弯一弯，（她弯起手指，仿佛在招呼什么人）就会十个八个送上门来的，何况现在房子这么好……我这间进那间出的，连自个儿也不相信哩！

维克多 那就高兴吧，高兴吧。

毕拉盖雅 你啊，维季卡，就是不体会。要是你在几户合住的套间里住上那么一辈子，成天跟煤油炉、劈柴、污水桶打交道，

再加上那些吵吵闹闹的麻烦事……

维克多 真有意思，可我以前住在哪儿啦？

毕拉盖雅 你年纪轻。年轻人住哪儿都行，照样快快乐乐的。可

我只要一想到——这个房间是我们的，还有那一间也是我们的！……（她打开了另一个房间的门。在那里可以看到一桌丰盛的筵席，桌子后上方挂着装在椭圆形镜框里的照片）并且后面是墙壁。没有邻居，不会有人把鼻子往你锅子里头伸。……一辈子在别人眼皮子底下过——这是活受罪，维季卡！那些人什么都要管：一会儿给你出主意，一会儿又给你使眼色。谢苗喝醉了回来——他们就叹气呀，替我可惜呀！可这跟他们有什么相干！我的谢苗，又不是他们的，关他们屁事！……维佳，你反正不能一下子就把钱都给她，她没头脑，要乱花的。

〔维克多默不作声。〕

你干吗不吭声？

维克多 妈妈，你知道我的脾气：别人的话听归听，可是主意还得自己定。

毕拉盖雅 是啊，你现在翅膀硬了，翅膀硬了，是这样……

〔安东·格巴林和他的妻子诺娜打扮得漂漂亮亮，喜气洋洋地上。相互问好。〕

诺娜 维佳，祝贺你！一鸣惊人！

维克多 谢谢。

安东 （向维克多）轴套的事想出办法来了？

维克多 没有……也许，你有办法了？

安东 哪有的事！……我的脑袋瓜——只能执行。

维克多 当然，问题出在汽缸上。

安东 看来是这样。